

巴金文集

巴金文集



玉石

卷三
五
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962·北京

巴 金 文 集

第十四卷

*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*

书号 1662 字数 284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5\frac{1}{16}$ 插页 3

196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(平) 0001—5300 册 (精) 0001—2000 册

定价 (3) 1.40 元



1962年3月在上海摄

[illegible]

第十四卷目录

寒夜 (1946)

寒夜.....	1
后記.....	295

談自己的創作 (1957—1961)

小序.....	301
談《灭亡》.....	303
談《新生》及其它.....	321
談《家》.....	341
談《春》.....	352
談《秋》.....	369
談《憩園》.....	393
談《第四病室》.....	420
談《寒夜》.....	434
談我的短篇小說.....	449
談我的散文.....	465

后記	477
----------	-----

寒 夜

(1946)

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，天空里隱隱約約地响着飞机的声音，街上很靜，沒有一点亮光。他从銀行鉄門前石級上站起来，走到人行道上，举起头看天空。天色灰黑，像一块褪色的黑布，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濃影外，他什么也看不見。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，他並沒有专心听什么，也沒有专心看什么，他这样做，好像只是为了消磨時間。時間仿佛故意跟他作对，走得特別慢，不仅慢，他甚至覺得它已經停止进行了。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，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。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。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。他低声对自己說：“我不能再这样做！”

“那么你要怎样呢？你有胆量么？你这个老好人！”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問道。他吃了一惊，掉头往左右一看，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在自己在講話。他气恼地再說：

“为什么沒有胆量呢？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嗎？”

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，並沒有人在他的身边，不会有誰反駁他。远远地閃起一道手电的白光，像一个熟

朋友眼睛的一瞬，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。但是亮光马上就灭了。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。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脊。他打了一个冷噤。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，又走了几步。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。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，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。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。手电光又亮了，这次离他比较近，而且接连亮了几次。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，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。那个人穿着灰色大衣，身材不高，是一个极平常的人，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。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，何况又看不清楚。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。他在望什么呢？他自己还是不知道。但是他忽然站定了。

飞机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。他到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过那种声音的事。他注意地听了听。但是他接着又想，也许今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。“我在做梦罢，”他想道，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。“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，”他马上接下去想道。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。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。他继续慢慢地走着。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。

“我卖掉五封云片糕、两个蛋糕，就是这点儿生意！”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。他侧过脸去，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。

“我今天晚上还没有开张。如今真不比往年间，好些洞

子都不讓我們進去了。在早我哪個洞子不去？”另一個比較年輕的聲音接着說。

“今晚上不曉得炸哪兒，是不是又炸成都，這們（么）久還不解除警報，”前一個似乎沒有听明白同伴的話，却自語似地慢慢說，好像他一邊說一邊在思索似的。

“昨天打三更才解除，今晚上怕要更晏些，”另一個接腔道。

這是兩個小販的極不重要的談話。可是他忽然吃了一驚。昨天晚上……打三更！……為什麼那個不認識的人要來提醒他！

昨天晚上，打三更…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？解除警報，他跟着眾人離開防空洞走回家去。

昨天那個時候，他不止是一個人，他的三十四歲的妻子，他的十三歲的小孩，他的五十三歲的母親同他在一起。他們有說有笑地走回家，至少在表面上他們是有說有笑的。

可是以後呢？他問他自己。

他們回到家里，兒子剛睡下來，他和妻談着閑話，他因為這天吃晚飯時有人給妻送來一封信，便向妻問起這件事情，想不到惹怒了。她跟他吵起來。他發急了，嘴更不听他指揮，話說得更笨拙。他心里很想讓步，但是想到他母親就睡在隔壁，他又不得不顧全自己的面子。他們夫婦在一間較大的屋子裡吵，他母親帶着他兒子睡在另一間更小的屋子裡。他們爭吵的時候他母親房門緊閉着，從那里

面始終沒有發出來什麼聲音。其實他們吵的時間也很短，最多不過十分鐘，他妻子就衝出房去了。他以為她會回來。起初他賭氣不理睬，後來他又跑下樓去找她，他不僅走出了大門，並且還走了兩三條街，可是他連一個女人的影子也沒有看見，更不用說她。雖說是在戰時首都的中心區，到這時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幾個行人，街兩旁的商店都已關上鋪門，兩三家小吃店里電燈倒燃得雪亮，並且有四五成的顧客。他在什麼地方去找她呢？這麼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！每條街上都可以有她，每條街上都可以沒有她。那麼他究竟在哪裡找得到她呢？

不錯，他究竟在哪裡找得到她呢？他昨天晚上這樣問過自己。今天晚上，就在現在他也這樣問着自己。為什麼還要問呢？她今天不是派人送來一封信嗎？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幾句話，措辭冷淡，並且只告訴他，她現在住在朋友家裡，她請他把她隨身用的東西交給送信人帶去。他照樣做了。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。他沒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，也不說請她回家的話。他母親站在他的身邊看他寫信，她始終不曾提說什麼。關於他妻子“出走”的事（他在思想上用了“出走”兩個字），他母親除了在吃早飯的時候用着憐惜的語調問過他幾句外，就沒有再說話，她只是皺着雙眉，輕輕搖著頭。這個五十三歲的女人，平素多忧虑，身體不太好，頭髮已經灰白了。她愛兒子，愛孫兒，卻不喜歡媳婦。因此她对媳婦的“出走”，雖說替她兒子難過，可是她暗中高興。兒子還不知道母親的這種心

理，他等着她給他出主意，只要她說一句話，他就會另外寫一封熱情的信，懇切地要求他妻子回來。他很想寫那樣的一封信，可是他並沒有寫。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，可是他却在信里表示他妻子回來不回來，他並不關心。信和箱子都被人帶走了，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間的隔閡也就增加了一層。這以後，他如果不改變態度寫信到他妻子服務的地方去（他不願意到那里去找她），他們兩個人就更能和解了。所以他到這時候還是問着那一句老問題，還是找不到一個滿意的答復。

“說不定小宣會給我幫忙，”他忽然想道，他覺得松了一口氣，但是也只有一分鐘。以後他又對自己說：“沒有用，她並不關心小宣，小宣也不關心她。他們中間好像沒有多大的感情似的。”的確小宣一清早就回到學校去了。這個孩子臨走並沒有問起媽，好像知道了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似的。無論如何，向父親告別的時候，小宣應該問一句關於媽的話。可是小宣並沒有問！

他在失望中，忍不住怨憤地叫道：“我這是一個怎樣的家呵！沒有人真正關心到我！各人只顧自己。誰都不肯讓步！”這只是他心里的叫聲。只有他一個人聽見。但是他自已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，他忽然以為他嚷出什麼了，連忙掉頭向四周看。四周黑黑的，靜靜的，他已經把那兩個小販丟在后面了。

“我站在这里幹什麼呢？”這次他說出來了，聲音也不低。這時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“自己”兩個字上面，所以他

会这样发問。这句問話把他自己惊醒了。他接着就在想像中回答道：“我不是在躲警报嗎？——是的，我是在躲警报。——我冷，我在散步。——我在想我跟树生吵架的事。——我想找她回来——”他馬上又問（仍然在思想上）：“她会回来嗎？我們連面都見不到，我怎么能够叫她回家呢？”

沒有人答話。他自己又在想像中回答：“媽說她自己会回来的。媽說她一定会回来的。”接着：“媽显得很鎮靜，好像一点也不关心她。媽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呢？为什么不劝我去找她呢？”接着：“媽現在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媽趁着我出去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呢？說不定現在她們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。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我在警报解除后慢慢走回家去，就可以看見她們在家里有說有笑地等着我。——我对她先讲什么話呢？”他躊躇着。“随便讲两句她高兴听的話，以后話就会多起来了。”

他想到这里，臉上浮出了笑容。他觉得心上的重压一下子就完全去掉了。他感到一陣輕松。他的脚步也就加快了些。他走到街口，又轉回来。

“看，两个紅球了！快解除了罢？”这不是他的声音，讲话的是旁边两个小贩中的一个，他們的談話一直沒有中断，可是他早已不去注意他們了，虽然他几次走过他們的身边。他連忙抬起头去看斜对面銀行頂樓上的警报台，两个灯籠紅亮亮地挂在球竿上。他周圍沉靜的空气被一陣人声攪动了。

“我應該比她們先回去，我應該在大門口接她們！”他忽然興奮地對自己說。他又看了球竿一眼。“我現在就回去，警報馬上就會解除的。”他不再遲疑，拔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了。

街道開始醒轉來，連他那不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見它的活動了。雖然那一片墨黑的夜網仍然罩在街上，可是許多道手电光已經突破了這張大網。于是在一个街角，有人点燃了电石灯，那是一个卖“嘉定怪味鸡”的摊子，一个伙計正忙着收拾桌面，另一个在发火，桌子前聚集了一些人，似乎都是被明亮的灯光招引来的。他側过头朝那里看了两眼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个地方。他又往前面走了。

他大約又走了半条街的光景。眼前突然一亮，兩旁的电灯重燃了。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。他觉得心里一陣暢快。“一个梦！一場噩夢！現在过去了！”他放心地想着。他加快了他的脚步。

不久他到了家。大門开着。圓圓的門灯发射出暗紅光。住在二楼的某商店的方經理站在門前同他那个大肚皮的妻子講話。厨子和老媽子不断地穿过彈簧門，進進出出。“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，”方經理跟他打了招呼以后，应酬地說了這一句。他勉強應了一聲，就匆匆地走進里面，經過狹長的过道，上了樓，他一口气奔到三樓。借着廊上昏黃的电灯光，他看見他的房門仍然鎖着。“还早！”他想道，三樓的廊上只有他一个人。“他們都沒有回来。”

他在房門前站了一会儿。有人上来了。这是住在他隔壁的公務員張先生，手里还抱着两岁的男孩。孩子已經睡着了。那个人温和地对他笑了笑，問了一句：“老太太还没有回来？”他不想詳細回答，只說了一句：“我先回来。”那个人也不再发問，就走到自己的房門口去。接着張太太也上来了。她穿的那件褪色的黑呢大衣，不但样式旧，而且呢子也磨光了。永远是那張温順的瘦臉，蒼白色，額上还有几条皺紋，嘴唇干而泛白。五官很端正，这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，現在看起来，还是并不难看。她一路喘着气，看見他站在那儿，向他打个招呼，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。她俯下头去开锁，她小声同她丈夫說話。門开了，两个人亲密地走了进去。他目送着他們。他用羡慕的眼光看他們。

然后他收回眼光，看看自己的房門，看看楼梯口。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。“怎么还不回来？”他想，他着急起来了。其实他忘記了他母亲往常出去躲警报，总是比別人回家晚一点，她身体不太好，走路慢，出去时匆匆忙忙，回来时从从容容，回到家里照例要倒在他房間里那把藤躺椅上休息十来分钟。他妻子有时同他母亲在一块儿。有时却同他在一块儿。可是現在呢？……

他决定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母亲，他渴望能早見到她，不，他还希望他妻子同他母亲一块儿回来。

他轉身跑下楼去。他一直跑到門口。他朝街的两头一望。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間。有两个女

人远远地走过来，其实并不远，就在那家冷酒館前面。高的像他妻子，也是穿着青呢大衣；矮的像他母亲，穿一件黑色棉袍。一定是她們！他露出笑臉，向着她們走去。他的心跳得很厉害。

但是快要挨近了，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，被他誤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。不知道怎样，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紀的女人，他的眼睛会錯得这样可笑！

“我不应该这样看錯的，”他停住脚失望地責备自己道。“并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。”

“我太激动了，这不好，等会儿看見她們会不会又把話讲錯。——不，我恐怕讲不出話来。不，我也許不至于在她面前讲不出話。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。不，我怕我会高兴得发慌。——为什么要发慌？我真沒有用！”

他这样地在自己心里說了许多話。他跟自己爭論，还是得不出一个結論。他又回到大門口。他听见人在叫他的名字：“宣。”他抬起头。他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媽！”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。但是他的喜色很快地消失了。接着他又說：“怎么你一个人——”以后的話他咽在肚里去了。

“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嗎？”他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，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他。

“那么她没有回来过？”他惊疑地問。

“她回来？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，”她瞅了他一眼，含